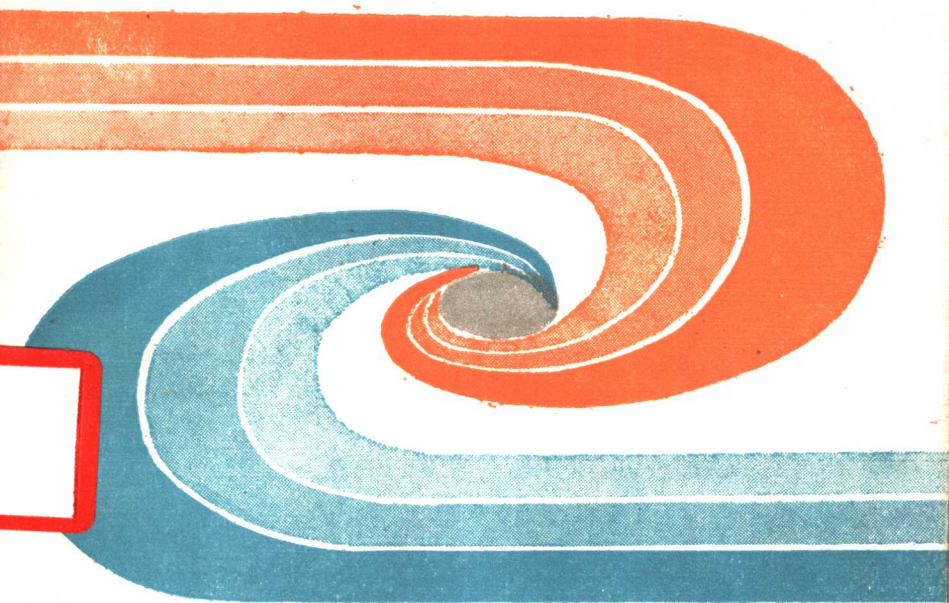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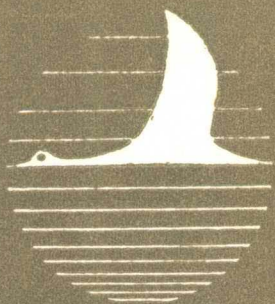
多情罗曼林

DUOQING DE MANTUOLIN 石 湾 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Jx
S544.



友情的曼陀林

石 湾 编

多情的曼陀林

石湾 编

责任编辑：邱 昶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52,000 印张：7.75 印数：1——7,600

书号：10456·144 定价：1.35元

湘艺：86—8

目 录

椰雨蕉风赤子心·····	陈慧瑛(1)
多情女·····	杨道立(17)
侨 根·····	张铭清(33)
龙之家·····	韩 杰 卢继定(48)
美的奉献·····	莲 子(60)
竹 竿·····	陈焕展(76)
身怀绝技的老茶师·····	赵文泽(87)
海洋, 才是他的世界·····	郑 重(96)
多情的曼陀林·····	邱 昶(127)
生命之钟·····	刘登翰(144)
虎将雄风·····	马继红 马春林(163)
凝聚着艰辛的彩环·····	何秉忠(180)
无影灯下·····	张昌颐(196)
他有一颗母亲的心·····	江 迅(216)
归 宿·····	晓 河(229)

椰雨蕉风赤子心

陈慧瑛

风光明媚的鹭岛侨乡，传诵着许许多多华侨爱国爱乡的事迹，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象数不尽的星星，汇成了一条璀璨美丽的银河，流光溢彩在祖国南方的星空。这是鹭岛的光荣、鹭岛的骄傲。

在这条美丽的银河里，有两颗明亮的星——他们就是侨领颜西岳和旅菲华侨余明培两位先生。

侨乡之光

颜西岳先生是我家乡厦门的一位德高望重的侨领，连续担任厦门市侨联主席达三十三年之久。几十年间，为厦门侨务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广大归侨、侨眷排忧解难、创建家园。因此，厦门的海外侨胞，海内归侨，提起他，总有一种崇敬的情感，而颜先生和我一样，由新加坡归来，与我家又是两代世交，因此，我对他倍感亲切！

山青海秀、流红泛翠的鹭岛春日，我信步来到中山公园附近的一座洁白花岗岩楼房前，用小树枝轻轻地敲了敲铁栏

棚，便有一位身材魁梧的老人，轻轻地推开花厅的玻璃门，看见是我，便微笑着慢慢地走出来迎接。于是，我跟在他身后，沿着整洁的花园小径走进房子里。

颜先生身体欠佳，正居家静养，我这不速之客，打破了客厅里的寂静。

“小陈，你来看我，我很高兴！可千万别写我……”颜先生生性豪爽直率，对我这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小友，心存戒意，开门见山便亮了态度。

据说，不久前，《人民日报》、《厦门日报》等报刊的记者采访他，成稿之后送给他过目，全被他一一没收了！

“颜先生，您为厦门的侨务工作贡献了大半生的心血，如实地报道您是完全必要的，您不该让记者们吃闭门羹呀！”

颜先生挥了挥手，严肃地说：

“人贵有自知之明，人家劳动人民出生入死，打下江山，我们做一点工作，算得了什么？要是把我写上了报纸，我可真不敢走出门去了！”

老人谦逊的人格，朴实的作风，令人油然而敬！

我再三声明只是和他老人家随便聊聊，于是，老人也就放松了戒备，天南海北，新人旧事，娓娓地和我闲谈起来

一九〇五年，颜先生诞生于福建金门岛，在金门小学毕业后，到厦门集美商科学校继续求学。一九三一年，二十六岁的他，漂洋过海，到苏门答腊谋生。

颜先生出国时，途经广东汕头，亲眼看见一队队来自潮

州、汕头、大埔、梅县的蓬头垢面、胼手胝足的贫穷的农村青年，各自背着简陋的行李，被带到船上的统舱。他们每人仅得十六元安家费，便被包工头作为“猪仔”，贩卖到南洋群岛去。与颜先生同船抵达苏门答腊的“猪仔们”，到了日里港，便被警察押送到洋人开设的矿山、垦殖场去做苦力。当时日里窟流传一句谚语：“日里窟，能入不能出。”多少华侨的血汗，填满了张着血盆大口的日里窟。

在遥远的南洋，颜先生不仅耳闻了十六块钱一张卖身契、子离妻散天涯别的凄凉，更目睹了在繁重的劳役和热带的瘟疫瘴气里苦苦煎熬，无数白骨抛洒异国荒山野岭的惨景。这一切，使富于正义感和民族自尊心的颜先生深深感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给人民带来了贫困和苦难，使他们不得不背乡离井、受尽欺凌，只有祖国强大了，海外孤儿才能有自己坚强的靠山。因此，华侨的命运是同祖国生死与共、休戚相关的。于是，他与千千万万华侨志士一样，立下了为祖国的兴旺发达尽心竭力、奋斗不息的志愿。

颜先生侨居新加坡、印尼三十几年，经历了当地英、荷殖民统治、日寇南进和民族独立三个大变动的非常时期；同一时期，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诞生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伟大革命时代。在这个大变动、大革命的年代里，颜先生和广大海外爱国华侨一起，谱写了一章章扣人心弦的诗篇。

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祖国烽火遍地，日寇的铁蹄蹂躏着中华大地。海外侨胞历尽艰险，舍生忘死地从人力、财力

支援祖国抗战。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发动组织“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洋各地华侨纷纷以募捐、义演、义卖等各种形式积极筹款支援祖国。当时，颜先生不过是一个月薪五十盾的小店员，却宁肯节衣缩食，也分文不留，将自己全部薪水捐献祖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南侵马来亚，对华侨进行野蛮的血腥大屠杀。当时，颜先生眼见日寇宪警和汉奸特务四处搜捕陈嘉庚先生，幸亏许多厦门大学校友、集美校友以及其他爱国华侨千方百计加以掩护，使陈嘉庚先生终于安全地度过了狼犬遍地的沦陷时期。爱国华侨的义举以及陈嘉庚先生“何时不幸被俘虏，只死无颜谄事敌”的崇高的民族气节，给了颜先生极大的鼓舞。当时，他与一大批爱国侨胞不管威肋利诱，坚决不与日寇合作，纷纷逃往山芭里，自己耕种以求生存，含辛茹苦地度过三年沦陷时期的艰苦岁月。

抗战胜利后，广大爱国华侨盼望从战争中挣扎出来的祖国能重创家园，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没想到蒋介石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全面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一九四六年九月，陈嘉庚先生代表南洋华侨以南侨总会主席的名义，打电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停止支援蒋介石集团，促使中国停止内战。南洋各地华侨热烈响应，纷纷召开大会表示支持。是时，颜先生正在新加坡经商，经常到怡和轩俱乐部开会，引起了当局密探的注意。有一次，颜先生到移民局担保一个由印尼前来新加坡的同事，移民局一个官员竟以嘲讽的口气对颜说：“毛泽东奖给你什么勋章啦？”由于颜先

生积极支持陈嘉庚先生的爱国宣传，他的一举一动，当局政治部都备下材料。颜先生觉察到新加坡不可久留了，便悄悄到了印度尼西亚。果然，不久，当局政治部便借口颜汇款回国予以通缉，幸亏他早有预见，远走高飞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海外孤儿有了真正的“娘家”。南洋群岛上，华侨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一九五〇年，颜先生立即把长女送回北京辅仁大学读书。

当时，颜先生在印尼经营信记橡胶公司。一九五〇年，我国与印尼建交，首任大使王任叔抵印尼后，被安置在旅馆里，并未安排大使馆接待，印尼侨胞们见堂堂中华大使，如此受屈，心里不是滋味，颜先生便联合了当地爱国侨胞，集资购置了堂室豪华的大厦，作为我驻印尼的大使馆。

一九五二年，颜先生向往新生的祖国，怀着一腔报国之情，举家归国，行前，当地朋友一再劝他：

“一个朝代，稳不稳，起码要看十年，国内一解放就回去，您能放心？”

“我相信共产党！”颜先生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颜先生远渡重洋，回到了祖国，由于家乡金门尚未解放，他便定居厦门。一九五三年，被推选为厦门市侨联主席。从频仍的战乱中刚刚复苏的祖国，荒芜的土地需要耕耘，废弃的百业有待振兴，厦门也一样，尤其侨务工作，真是一片空白。

解放初期，华侨界“回国热”席卷东南亚各地。华侨学生争先恐后回国求学深造，接受祖国文化；华侨科技人员放

弃优越的生活待遇，决心报效祖国，部分爱国华侨工商业者，也变卖家财，寄回侨汇，归国定居……如何去温暖安置这些满腔赤诚、向往祖国的归侨，给侨务工作带来了完全崭新的课题。

在市党政领导的指导下，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颜先生和侨联的全体同志一起，几十年间，赤手空拳，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为归侨、侨眷，为厦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

由于国民党溃退时，厦门的渔船不是被带走，就是被破坏，严重地影响了本市的渔业生产和渔民生活。颜先生即组织归侨，拿出几十万元造渔船，让渔民去打鱼。一只渔船可安置三十来人，一共三只渔船，一下子安置了一百来人就业。

建国初，厦门没有戏院，市侨联便集资修建鹭江戏院，由归侨陈达洲担任经理。

为了发展畜牧业，市侨联引进了荷兰种牛和埃及奶羊，兴建了古台华侨畜牧场。

鉴于厦门地处海岛，发展养殖业大有可为的特点，市侨联试办了水产养殖场；另外，根据厦门地处亚热带的特点，市侨联又在鼓浪屿创办了亚热带植物引种场。

五十年代，市侨联通过华侨集资、劝募等办法创办了《鹭风报》、华侨印刷厂、华侨托儿所、华侨幼儿园、华侨中学等公益事业，并建立华侨织布厂、侨星化工厂、华侨照相纸厂、华侨机修厂、天马华侨农场等等生产事业。

与此同时，国家设立华侨投资公司，厦门相应建立机构，颜先生和印尼归侨陈影鹤、陈清安分别担任厦门华侨投资公司正副经理，一面以厦门橡胶厂、罐头厂、瓷厂等作为投资项目，一面积极募捐、争取侨汇，努力引进外资。

一九五七年，由侨联出面负责华侨新村筹建会，在华新路、计西路等地建楼一百栋，价值人民币五百万左右，为华侨回国定居提供了条件。

厦门开办为经济特区以来，市侨联利用其有利因素，积极穿针引线，为特区建设贡献力量。一九八五年，引进生产优质面包的加拿大设备一套，投资人民币一百万元，创办了一家侨利食品厂。

三十几年来，厦门市侨联为祖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努力添砖加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团结爱国爱乡的侨胞，为归侨、侨眷的生活和福利创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这一切业迹，留在厦门归侨和海外华侨的心目中，也记载在厦门的史册上；这一切，是厦门市侨联全体同志集体汗水的结晶。然而，作为一方侨领的颜西岳先生，如果没有他几十春秋如一日的热心为公、身先士卒，处处起模范表率作用，那么这些成就的取得，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颜先生闭口不谈个人的一切，但“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数十年间为祖国、为人民、为侨务工作兢兢业业奋斗的心迹，却尽在不言之中了！

谈话之间，颜先生几次和我谈起：

“侨务工作、统战工作，迫切需要重新学习，时代不断在

发展，我们老一辈侨务工作者，已垂垂老矣，新一代人如果缺乏教育、缺乏知识、缺乏政策水平，便赶不上日新月异的时代步伐，那么，侨务界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危机！”

这语重心长的言语，表达了一位目光远大的老侨领对侨务工作的一往情深和对后继者的殷殷寄托！

临分手时，颜先生仿佛想起了什么：

“说来也巧，我的弟弟在金门，也担任金门华侨协会会长！小陈，你说有意思不？”

的确有意思！炎黄子孙，血脉相连；海峡两岸，情同手足，颜先生兄弟俩，便是明证。待台澎金马回归日，当是金厦两地侨领握手言欢、颜氏昆仲骨肉同胞相聚时！

夕阳西下了，满天霞彩把颜家院落的花树镀成一派辉煌的金红，我沿着开满紫荆花的小路归来，心境如春日的黄昏一般美丽。我想，不管颜先生同意不同意，我却要把老人这种爱国爱乡、朴素谦虚的美德传诸世人，因为，翔实地记录人世间美好的人和事，是一位文学工作者的天职！

萍踪俊影

我与余明培先生，原素昧平生，有幸相识，是非岛诗友云鹤先生搭的桥。

云鹤自非来厦参加家乡四化建设至今，忽忽二载。我们虽同处一城，但各自为事业奔忙，往往多时难得相聚一回。今年二月某日，他特地到舍下相访，郑重其事地嘱我：

“四月六日，厦门大学六十五周年校庆，我的好友余明培先生将由菲律宾赶来参加庆祝活动，并捐资为厦大兴建一座现代化体育馆。届时，希望您能和他见见面！”

“厦大是余先生的母校吗？”我问。

“是的！五十年代，他毕业于厦门大学函授中文系。”

朋友的朋友，当然也是朋友；更何况彼此还是同一母校的校友，我一口答应云鹤：

“余先生抵厦时，您打个电话来吧！”

白鹭苑夜宴

细雨如梦的春夜，富丽典雅的厦门华侨大酒家。

云鹤专门设下接风酒宴，迎接远道而来的余明培先生。

当我应邀来到白鹭苑餐厅，只见明媚的珍珠吊灯下，围坐着数位中外友人。

云鹤一一为我介绍了来自新加坡、菲律宾、澳大利亚、葡萄牙的朋友们，并告诉我，他们全是与建设厦大余明培体育馆有关的技术、材料方面的专家。

“您的主客在哪儿呢？”与众人握手毕，我忍不住问云鹤。

“他上厦门大学参加校庆活动，一会儿就来。”

果然，不过一盏茶功夫，余先生便光临了。

人们对百万富翁的印象，总是与大腹便便、趾高气扬连在一起。余先生正当盛年，事业鼎盛，号称百万富翁，绝非过誉。然而，当身着银灰色西服的余先生笑声朗朗、步履矫健地迈进白鹭苑，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潇洒、热情、风

度翩翩，颇有一种豪放不羁的诗人气质！

陪同余先生前来的两位朋友，一位是六十年代旅菲的柯芳楠先生，一位是厦大总务处处长黄良快同志，他们都是我的厦大同届同学，阔别二十载，故地又相逢，亲切的同窗情谊，给欢乐的夜宴增添了脉脉温情。

八十年代的厦门，已经不是“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杜夫子时代，灯红酒绿、笑语声喧之中，话题少不了正在筹划建设的厦大体育馆——为此，余先生捐出一百万外汇券。

百万钱财，别说于一般人是洋洋巨资，就是对豪商巨贾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在物质文明相当发达的今天，有那么一号拜金主义者，为自己、为家庭，孜孜以求、锱铢必计，恨不得囊括天下黄金以填私欲；而余先生不过是厦大万千桃李之一，却不惜慷慨解囊，发展母校教育事业，颇有厦大校主嘉庚先生遗风，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余先生，您这一豪举，可真为海内外学子树立了爱国爱乡爱母校的榜样！”

余先生朝我一笑：

“我是抛砖引玉哩，陈小姐！”

抛砖引玉

宴毕，客人陆续离去，余先生邀我至宾馆九楼客厅小坐。

“您的抛砖引玉，是什么意思呢？”我还念念不忘余先生席间的言语。

余先生又一次爽朗地笑起来：

“哦，那是我今天上午在厦大举行体育馆奠基仪式时讲的话。我的意思很简单：不论走遍天涯海角，不论加入哪一国籍，我的根，总是在中国，能为中华民族的文明教化尽一份心意，那是我最大的欢乐。我之所以奉献微资，动机在于抛砖引玉，鼓励更多的海外侨胞、海外华人，以实际行动关心中国的建设事业！”

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余先生那一片海外赤子的炽热情肠，令我感佩不已。

“您生长于海外，就读厦大，是通过函授，怎么知道厦大需要建体育馆呢？”我有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脾气。

说来也巧，去年初秋，余先生第一次来厦门旅游考察时，柯芳楠先生和他同行，他们一起上南普陀寺游览。陪同游览的有柯先生的同班同学黄良快，黄建议游完首陀寺后，一起上厦大参观。

他们三人信步厦大校园。依山濒海、花香鸟语、如诗如画的风光；嘉庚老人生前建设的鳞次栉比、流红泛翠的高楼黄舍；还有那三五成群、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这一切，余先生看了，真是心潮起伏，兴奋不已。

当他们经过校园中简陋的露天灯光球场时，老黄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

“堂堂厦大，要能有一座体育馆，那该多好！”

余先生听了，心想：

是啊，厦大是海内外知名的高等学府，风光秀丽，人文荟萃，闽南又是全国有名的体育之乡，要是这儿有一座现代

化的体育馆，不仅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体质，而且还可以培育出一批体育健儿呢！

于是，当时他便滋生了这样的念头：我应该为厦大建设一座新式、美观、实用的现代化的体育馆！

余先生把这个意图和黄良快说了，并问老黄：

“您核计核计，大约需要多少钱？”

“大约五十万人民币吧！”

“那是小事，一言为定！”余先生快人快语，干脆利落。

可设计起来，造价却不小，数目在百万元以上。余先生一诺千金，面无难色，回菲后，立即驰书挚友云鹤先生，请他代为规划、设计这一工程。

我们正谈得热闹，云鹤先生恰好推门进来，于是他又接上了话题：

“这设计中的体育馆，造型将如同金字塔一般——它将体现博大崇高的厦大精神；四根斜向而上的支柱，将人们的目光吸引向上，有高山仰止之意，同时也是德育、智育、体育、教育四育并重的象征！”

云鹤先生吸了一口香茗，集建筑设计师和诗人二者合而为一的激情，越说越起劲：

“陈小姐，刚才席间那一位澳大利亚先生，将为我们提供建筑材料——我们要采用澳洲出产的最新颖的铝锌合金钢板，坚固轻灵，表面颜色乃烘制而成，能持久不变。体育馆屋顶将装上玻璃，以达到自然采光的目的……”

云鹤告诉我，这将是一个可供国家级比赛使用的，备有

篮球、排球、羽毛球、网球等等运动场所，可容纳两千名观众的大型体育馆。他希望能配合国内有关的设计部门，将自己最好的设计方案拿出来，才不会辜负余先生殷殷相托的一番美意；而且，厦门是他的故乡，他也十分愿意为家乡、为厦大略尽寸心。

我与云鹤交谈时，余先生一味舒心地微笑着。在余先生心中、在云鹤脑子里、在我眼前，一座巍峨、美丽的建筑，仿佛已活脱脱地诞生了。

赤子情肠

正是寒暖宜人的初春时节，长夜佳朋乡亲相聚，浓浓的乡情，弥漫于雅室。话旧之中，余先生自然而然地谈起了自己的身世和创业史。

“我的故乡，在晋江永宁。一九一二年，我的父母，和千千万万贫苦华侨一样，赤手空拳出洋谋生……”

一九三三年，余先生出生于马尼拉。他刚懂事时，他的父母亲还只是一片杂货店的小店主，家中兄弟姐妹七人，嗷嗷待哺，入不敷出，困苦伴随他度过了童年。因为家境贫寒，大哥不得不早早离家，到遥远的南岛去谋生。他呢，总算修完菲律宾中正中学。后来，中正中学改中正学院，分文、理科，他只进修理科一年，为了帮助维持家计，只好弃学经商。

一九六二年，父母向人贷款数千元，兄弟姐妹互相支援，叔叔余文钊也给予很大帮助，终于集齐了一笔资金，由余先生出面，建了一家经营电器、建筑材料的“余明培商行”。